

## 舒解誤會，欣賞寶藏：初論改革宗信仰與華人教會

筆者是華人福音派信徒，居住北美四十二年，生長在基要派、敬虔愛主、衛斯理派、凱錫克派、和時代論的圈子中。卅五年來，我接受了，並公開承認改革宗的福音派《聖經》信仰。那麼，我是誰呢？是否已經變成華人教會中的怪人，一個不合群的獨行俠？一個過時的「老古董」傳道人？在廿一世紀的今天，我傳講的信息是否不切實際、無關痛癢？我是否已經變成一個不面對現實與教會群眾，躲在象牙塔的知識分子？我的立場是否「太狹窄」（一部分同工的評語）？

### 抑或改革宗信仰的確有些亟需貢獻給華人教會的寶藏？

今天，改革宗信仰（the Reformed faith，或稱「加爾文主義」〔Calvinism〕，也稱「歸正神學」，意同）在教會中的影響力日增，令人注目，特別是非改革宗人士中。有時候，改革宗人士被稱為「超加爾文主義者」（hyper-Calvinists，意即：極端加爾文主義者）；被認為是不相信上帝愛我們，是不傳福音的信徒。改革宗人士是否需要澄清一下真相？是否可以除去一些關於改革宗的傳說，消除在我們主內弟兄姐妹中間的一些誤會？

改革宗若真有寶藏要推薦、貢獻給華人教會，那麼我們應如何推介？

### 「十字軍心態」與其批評者

卅二年前我從神學院畢業，在華人教會中宣講上帝的話（從改革宗信仰的角度）。當時華人信徒中多是查經班的領袖；大部分從台灣（有些從香港）到北美來，不少受聚會所神學的影響。在那個年代，從事改革宗信仰的傳播事工，華人中間首推趙中輝牧師的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。我承認，當時的確抱著一種「十字軍心態」，是一個新近接受加爾文主義的歸信者；因此對改革宗信仰的積極推介，往往令人反感。有時會聽到這種回應：「談神學幹嘛？這不重要！那麼學術性的東西，既抽象，又不實際。重要的是追求屬靈！退修會不是神學院。談神學的人缺乏禱告、愛心、謙卑、傳福音，和敬虔。」直到2000年還聽到這種說法，用以響應我推動《聖經》無誤的努力（更不用說改革宗信仰了）！這些批判，自然增加了我與華人教會部分人士的距離。

三十年來，可能是響應這些批評吧，我努力尋找一條有效介紹改革宗信仰的路，好使敬虔的華人弟兄姐妹能夠理解改革宗信仰。1991年八月，在一個家庭退修營，我經歷了一個新發現：原來這些操普通話（國語）、敬虔的華人信徒中，不少人整天追求、談論「屬靈」，但很多在心底裡並沒有深深經歷過上帝在基督裡的大愛！他們並不一定經歷過赦罪、得救的確據；並不體會上帝將稱義，作祂兒女的恩典，刻印在他們的心版上。福音事工是參與了。多少同工忙於奔波賣命，幹勁十足，不斷推廣宣教上的「合作」、「合一」、「夥伴關係」。大型聚會必到。可是那種緊張、沒有安寧的神情，是否說明內心缺乏恩典的印記？

我心中向主立志，要教導「蒙恩得救的確據」的真理（參看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第十八章），作為幫助華人信徒理解改革宗《聖經》信仰的切入點。1990

年代，我曾走過一段充滿掙扎與痛苦的路，最後深深體會到：「耶穌愛我，我知道，因有《聖經》告訴我」！聖詩〈奇異恩典〉有一句說：「上主曾向我應許恩惠」(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)。從那時開始我到處宣講：基督裡的大愛，就是罪得赦免，稱義，成聖的恩典，是可以經歷到的！上帝必定守約，祂恩典的應許是可信的，祂的信實廣大。上主向我應許的，是美好的恩惠！

### **新時代，改革宗成了新時尚？**

今天的處境，與 1970 年代大不相同。台灣，香港，東南亞與北美的華人教會，深受「教會增長理論」(即：市場學)與「靈恩神學」的影響，新福音派信仰(neo-evangelicalism)與後現代的「當代神學學術」在各地華人神學院的影響力方興未艾。信主加入教會的，最多是中國大陸群體。我仍舊傳講上帝的話，推薦改革宗信仰，也看到一些正面的響應：一些基督徒飢渴慕道，竭力在真理上追求成熟。他們往往分佈在不同教會，是隱形的少數民族，沒有太多人注意到。他們在安靜中發現，原來改革宗所宣講的，就是《聖經》所教導的，「事情本應該如此」(that's the way it should be)。很多弟兄姐妹透過閱讀，或聽廣播得此結論。影響他們的，計有史鮑爾(R.C. Sproul)、麥克阿瑟(John MacArthur)、派博(John Piper)，和巴刻(J.I. Packer)等。感謝主！

又有不少華人信徒，受唐崇榮牧師等領袖的信息影響，或參與歸正學院，或閱讀《動力》雜誌，或收聽廣播或錄音，或看網絡、錄像。中國教會正在蛻變，都市化；而「改革宗」、「歸正」在某些圈子已經成為時尚！

這些現象，一點沒有什麼可誇的；都是上帝的恩典與安排。而成為「時尚」有什麼價值！與得到基督比較，不過是糞土(腓三 8-10)？

### **隱憂露面：改革宗圈子的一些複雜因素**

進入 21 世紀，有些因素使事情弄得複雜。有些改革宗神學學術中心，正在掙扎著保存純正、正統的信仰。(這個現象，在非改革宗圈子也同時在發生。)一些神學家不再堅持《聖經》是上帝默示的話，至少「默示」對他們的解經沒有關係。《聖經》的權威在釋經學圈子裡不受尊重。(校園出版的《21 世紀舊約導論》，是一些舊約系轉型、走樣的典型例子。關於最近的發展，見 2006-2007 年，D.A. Carson 和 Richard Pratt 對 Peter Enns 的回應與批判。)

學者與信徒的信仰從純正、正統偏離，在教會歷史上是經常發生的事，因為我們都是罪人；唯靠主的恩典，與祂話語的能力，才能保守我們的信仰。教會極需要上帝的保護！而在改革宗圈子以外的神學蛻變，就更令人擔心了。今天美國福音派的教會與神學院，正在失去其純正、正統的信仰，而這趨勢直接反映在華人神學界！(這題目超越本文的主旨。)這使我的「十字軍心態」更加溫和：我已不再如樂意「無條件」地推介某一間改革宗的神學院，雖然我推介改革宗信仰的熱誠沒有減少。

**在這種新的處境，如何教導改革宗信仰？下面是一些初步的想法。**

## 一套整全的真理：不僅是預定「論」

首先我們必須承認，改革宗的信仰系統，如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和《多德信條》、《海德堡要理問答》、浸信會的《1689 倫敦信仰告白》，與賀治（Charles Hodge）、伯克富（Louis Berkhof）、慕理（John Murray）、范泰爾（Cornelius Van Til）等神學家所表達的，是一個整體的真理系統，歸納了《聖經》所教導的。因此我們必須說明，「預定的教義」（包括「無條件的揀選」），雖然非常重要，可是並不是改革宗信仰的全部！我們必須整全地介紹改革宗信仰，介紹整個系統。

筆者在教學中，很少以「預定『論』」作為介紹改革宗信仰的切入點，也不用「預定」、「揀選」的教義作為改革宗神學的焦點。我會努力的介紹「上帝立約、守約的信實」，「上帝是盟約的主」...等真理（見 John Frame, *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*, 第一章；和 Palmer Robertson, *CHRIST OF THE COVENANTS*），同時不斷宣講上帝赦罪、救贖的確據，聖靈在信徒心中的工作（見 Sinclair Ferguson, *THE CHRISTIAN LIFE: A Doctrinal Introduction*，我們已將中譯本出版：[《盤石之上》](#)，可網上免費下載）。因主的帶領，最近幾年沒有太多機會直接開「系統神學」的科目，因此我開始在「恩典的約」（舊約聖經神學）、「上帝的國」（新約聖經神學），和保羅的聖經神學等科目上作一些編譯和準備。這方面的作者包括：霍志恆（Geerhardus Vos）、Herman Ridderbos、克愛蒙（Edmund P. Clowney，著作中譯有《天命與你》）、Palmer O. Robertson、葛理齊（Richard B. Gaffin, Jr.：《聖靈降臨剖析》的作者）等。我深深感受到清教徒的敬虔神學是多麼的成熟，裡面藏著多少的智慧，因此也到處推介。亞當斯（Jay E. Adams）的「聖經輔導」（nouthetic counseling）也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切入點。換言之，我看見，推介改革宗神學，並不一定需要同時推介其標籤（品牌），特別不必常常將「預定」掛在嘴邊（這裡並沒有誤導非改革宗人士的用意）。我的學生、聽眾往往聽到一些以前領受不同的東西，因此會自動提出「預定『論』」的問題。在問題解答時，我會扼要地解釋。

2008 年一月，我開了「神學學習入門」（神學導論）的課程，首先討論的幾個題目是：

什麼是敬虔？——必須建立在恩典、稱義、成聖的基礎上；如何認識上帝的旨意？——我們的目標、動機，與準則必須以上帝為中心，以《聖經》為基礎；當我們奉獻自己終生為主所用的時候，上帝如何塑造我們？討論這些題目之後，才處理：神學是什麼？神學教育分幾種？普遍啟示、《聖經》論等。

除了「恩典之約」的教義、上帝的信實、恩典的確據以外，改革宗的教會論，和以文化使命來響應平信徒面對的社會、文化問題，都是有效的切入點。一百年前，荷蘭首相與神學家凱伯爾（Abraham Kuyper）宣稱：「世界沒有一方寸地土，耶穌不說：『是我的！』」

## 敬虔、恩典、教會生活

第二，我們必須堅持，《聖經》教導的真理（即教義）是為了我們過敬虔的生活。反過來說，真正的敬虔必須建立在《聖經》真理的基礎上。因此，我們必

須有敬虔、謙卑，和溫柔的馨香，即聖約神學院強調的「恩典取向」（近年易名「恩典基礎」）。這原則在某些圈子中尤其重要。

有些被改宗信仰吸引的弟兄（特別是弟兄），被激情的改革宗信息和宣講改變了，自然就會效法某些類型的講道法，可是在個人成熟、恩典、待人處事，和內在能力方面，卻不一定有相稱的長進。就像我以前「十字軍心態」時期一樣。結果，往往是為地方教會帶來爭吵，破壞和睦。我們改革宗人士，在同工們看來，是傲慢的，只會批評的，不關心人的。

我們必須在講道和教導中強調恩典，也以恩典從事「聖經輔導」；我們必須在傳福音時堅持宣講古舊的「恩典的福音」；可是必須同時高舉「上帝的律法」：不是靠律法得救，而是高舉上帝的聖潔與聖潔的標準。在我讀神學的時代，薛華（Francis Schaeffer）與他的師母（在中國出生），和米勒教授（C. John Miller）與他的師母實踐了徹底的「開放家庭」事奉道路，讓許多人感受到改革宗信仰是有血有肉的（參《回來吧，芭芭拉》〔*COME BACK, BARBARA*〕一書）。若能教導清教徒的敬虔，必定對推介改革宗信仰的實際，與經驗層面有很大的幫助。

「恩典」的意思是：我們必須更徹底的面對自己的軟弱和掙扎，必須在上帝面前更加坦誠。我曾分享自己在 1990 年代面對所謂「自卑」的問題。我發現，很少改革宗弟兄願意這樣作。其實，不論神學立場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揭露自己的掙扎：這是否因為懼怕自己會失去人前作領袖的「形象」（上一代稱為「面子」）？

在上帝面前的坦誠，與其帶來的在人前的透明（當然，如何表達透明需要智慧）：這就是我在威敏斯特神學院從米勒教授所學到的。米勒著有《悔改與 21 世紀人》一書（*REPENTANCE AND 21ST CENTURY MAN*,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）等書籍多種。另外，「聖經輔導運動」也帶來一些好書，如：[\*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\*](#)（中譯本在編輯中），幫助我們理解：很多時候我們懼怕別人怎麼看自己，而勝過這方面的束縛，必須先面對上帝，敬畏上帝。這是否是改革宗人士在目前和未來的年日需要遵循的道路？

### 實踐改革宗教會

第三，我們必須努力教導，並實踐改革宗的「教會論」（doctrine of the church）。華人教會往往看不到改革宗教會的好榜樣。究竟一間改革宗的教會應該是怎麼樣的？我們當然不敢用人為的方法，特別用市場學和操縱人心的技巧來使教會在人數上增長；不過，近年來的確有改革宗教會生活的書籍面世，注重：一間健康的教會是怎麼樣的？（參：Harry Reeder, *FROM EMBERS TO A FLAME* 和 Donald MacNair 的多本著作。）

### 屬靈權柄

第四，與上述數點有關的是：我們必須忍耐，用耐心教導改革宗信仰，腳踏實地，與地方的教會牧師、傳道、長老、執事分享。上帝的話，經過一段時間會紮根，結出果子。筆者認為這樣作，讓聖靈改變一位一位同工生命，比吹起號角，

「讓全世界知道」我們是改革宗的，更為有效。我們屬靈的權柄，我們的效果，我們的影響力，與上帝的話如何在我們的受眾生命中成長，是成正比例的。

在這方面我發現，緩慢的、耐心的，以地方教會為本的長期教導，用十年、或幾十年的工夫建立影響力，不一定是最受歡迎的做法。今天所看見的現象，讓自己想起以前充滿著幹勁從事組織、「動員」、計劃、統籌等事工的階段。人聲充滿著興奮、盼望、活力。事情過後，大型聚會結束了，塵埃定下來時，究竟什麼最重要？上帝話語的功效，與聖靈深層的動工最重要。而上帝話語和聖靈的工作，主要在地方教會中進行、持續、開花、結果。

### 誰是家人？

第五，在我接受神學訓練的年代，改革宗與非改革宗的教授們很少對話。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。其實，我求學的當年，在院長克愛蒙（Edmund P. Clowney）的帶領下，傅蘭姆（John M. Frame）、米勒（C. John Miller）、簡河培（Harvie M. Conn，著有《現代神學論評》）都致力在福音派大家庭中建立彼此瞭解的橋樑（這些教授，只剩下傅蘭姆今天仍然健在）。克愛蒙院長曾在 IVCF 的爾班拿學生宣教大會（Urbana Student Mission Convention）傳信息，19,000 與會者起立鼓掌以示謝意。後來普斯卓（Vern Poythress）教授探望達拉斯神學院，和時代論神學家有友善的對話；也有達拉斯神學院的教授在威敏斯特神學院畢業典禮上作講員。

今天我承認，所有相信、承認《聖經》的默示無謬無誤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。這當然包括時代論者、浸信會（和其它宗派）、阿米念主義者（尤其是衛斯理派的，很多不過反對「預定『論』」而已，不是真正經典的阿米念主義者）。

這些非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。我在阿米念（衛斯理派），聖潔派（凱錫克主義），和時代論的圈子長大，即 1950 與 1960 年代的香港教會。我曾經歷改革宗的教導，度過「十字軍心態」時期。可是，今天我不認為這些觀點是異端（雖然多特會議〔Synod of Dort〕這樣宣稱）。當然，我會提出正確解釋《聖經》的方法與結論，可是這是在「家裡」進行的，是一種貢獻。不是「打仗」。

### 值得關注的趨向

可是有很多的學者和他們的觀點是值得質疑的。華人教會中有些神學家自稱改革宗，卻深受新正統神學（巴特 Karl Barth、布倫納 Emil Brunner）的影響；他們熱愛「存在主義」（如：祁克果 Soren Kierkegaard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）；近年來有人推崇莫特曼（Jurgen Moltmann）等。上文已經提到，不少福音派《聖經》學者的解經原則，差不多完全不理會《聖經》的默示。他們若自稱是「改革宗」，是什麼意思？「改革宗」這個標籤，是否指「任何不喜歡非改革宗、反改革宗神學的人」？像有人認為，「福音派」就是指「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」？

無論如何，我堅持《聖經》的默示無謬無誤、《聖經》的完備性和清晰性（參：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第一章）。九十年代，我和一位時代論的神學教授，在《今日華人教會》有一段辯論式的對話；感謝主，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。（若對於如何從改革宗長老會的角度來推動教會合一，參：傅蘭姆〔John M. Frame〕，

[EVANGELICAL REUNION](#)，不幸已絕版，網絡上可取閱。) 這種堅持，使我在華人神學工作者中成為少數民族，或「怪物」。

第六，在廿一世紀有效地教導改革宗教義，興起改革宗的牧師、開拓教會的宣教士、長老、和教師，是否可以不透過現成的神學院制度？(筆者是以一位正規神學院的畢業生和目前的教授的身份提問的。) 在中國大陸，這種另類的裝備，絕對是可能的。正在國內進行的訓練事工如雨後春筍；將來必定更多。海外華人教會呢？一些嘗過改革宗寶藏的智能的平信徒，會不會對現有的教會講台與神學院失望，甚至絕望？我們改革宗的圈子會不會越來越閉門造車，越來越傲慢？

我們的目標是什麼？應是一個「群眾運動」(people movement)，就一群影響社會、群眾的牧師和教會：而不僅是一隊自鳴清高的「十字軍」。如何達到這目標？當然，只能靠聖靈的能力。我們能作什麼，應作什麼？應鼓勵一些聖靈興起的領袖，為他們提供裝備：一套符合現實教會與生活的裝備過程。(參：Harvie M. Conn,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*，最後幾章；Harvie M. Conn 等，*THE URBAN FACE OF MISSION*，關於非學院式的神學訓練，參：Robert J. Clinton 的著作：*THE MAKING OF A LEADER, LEADERSHIP TRAINING MODELS*，和 *LEADERSHIP EMERGENCE THEORY*。)

本人在華人神學生中間的有限經驗暗示：有決心、熱心裝備的信徒，大有人在。我願意繼續致力尋求最有效、最適切的方法，來鼓勵、推動，強調恩典、敬虔、教會生活，和領袖的塑造：願上帝話語的大能開花結果。

同時，願我們這個改革宗的大家庭：信徒，傳道，會眾，不斷靠主的恩典長進，邁向成熟。

Redondo Beach, California

January 24, 2008